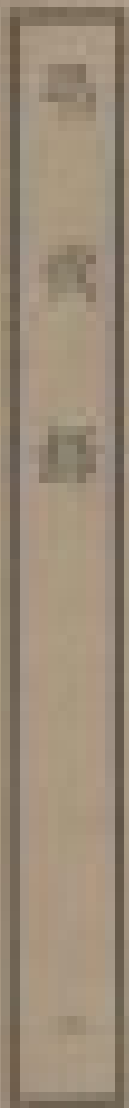


弔伐錄



四部叢刊三編

弔伐錄

(91280)

發行人
印刷所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定價國幣陸百貳拾肆元

弔伐錄下

聶昌說諭河東士民



昌啓守土之臣自合遵奉朝命令守則守令棄則棄
今既有勅書令割與大金何必區區堅守即今若堅
守則必招大兵攻打殘破應河南官員軍人百姓商
旅既不得南還而土人又不免屠戮之禍何可遂復
業耶況於京城危迫如此方藉交割以退師儻若稽
緩豈不誤國大事今交割兩路河北則差耿門下河
東則親賫詔書朝廷危迫之意可知矣昨者備坐聖
旨約和通以次出城面議既不略至城外審驗是非

諭問端的輒下矢石引兵出戰殆非體認朝廷危迫之意昨晚又遣三輩賫勅書往又復無報不知公等意欲何爲今交割大帥亦不以城中拒守為怪但欲疾速交割以了國家大事開門之日秋毫一無所犯放官兵商旅南歸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幸早為之所無疑慮若稍遲大兵一至悔無及矣昌舊名山六月間賜今名恐公等未知故以奉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蓋欲通彼已之情也昨晚親詣城下遣使臣賫劄子奉聞輒下矢石又再遣三介賫勅書去亦不見還豈非所傷乎他國遣人尚不可如此况本朝皇帝遣

一樞密親行而所差去皆朝廷之人不知輒固拒何也請深思之無貽禍

宋主與河北河東勅

勅官吏軍民等頃者有渝盟約致大金興師朕初嗣位許割三鎮以酬前恩偶緣姦臣違誤三府不割又聞大金功臣再致興師使河北河東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夙夜以思罪在朕躬念欲息生靈鋒鏑之禍使斯民復見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講兩國之好是用黃河見今流行以河北河東兩路郡邑之民屬之大金朕爲民父母豈忍爲此盖不得已雖居大金

苟樂其生猶吾民也其勿懷顧戀之意應黃河見今
流行以北州府並仰開門歸于大金其州府官員兵
人即依軍前來書許令放回南地速依令勅勿復生
疑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
不及多勅付諸州軍下項

一河東路

岢嵐州

隍州

保德軍

憲州

火山府

忻州

遼州

太原府

汾州

懷州

寧化州

平陽府

石州

平定州

絳州

威勝軍

澤州

隆德府

代州

一河北路

濬州

衛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州

趙州

真定府

中山府

永寧軍

深州

忻州

北平軍

河間府

莫州

安肅軍

順安軍

廣信軍

雄州

保定軍

信安軍

保州

霸州

樞密院告諭兩路指揮

樞密院勘會昨以大遼失政興師弔伐有大宋遣使
航海請割幽燕元係五代陷于契丹朝廷方務善鄰
才獲幽燕即割全地歸復界至此乃朝廷有大造於
宋也不料大啟貪心潛謀不軌結構平山禍及宰輔
招納民戶接引叛亡然朝廷尚存大體勅戒邊臣惟
索人口之外一無理辨亦可謂包容之深也而彼人
猶不悔悟飾詞隱蔽謫語百端及云本朝幅負萬里

民居散漫無處根尋又於疆場多方作過去冬宣委
元帥府興兵討罪兩路並進有皇子右副元帥先到
汴城舊主奔逃竊行禪位盖亦自咎也新人嗣立哀
泣告和遂成所請惟割三鎮以贖其罪即時班師何
期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密勅居民嬰城堅守續遣大
軍寇援河東雖每遭覆敗尚不知改過再奉宣旨重
行弔伐先以黃河為界除兩路前次攻絳州府軍縣
州先遣先鋒軍今月十四日平涉洪波昔所未聞非
夫獲罪自天豈有如此之異盖亦自作之孽故也仍
遣人使說諭此意及帥府今月二十七日駐泊永安

軍宋方致書云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別差門下侍郎
耿南仲同知樞密院聶昌前去交割黃河以內州府
人民並歸朝廷再念彼民以其易主寧無顧戀之心
然久在薄俗早不聊生爾亦共知況今並許各居舊
鄉一無遷徙朝廷亦俟元帥府措置了日厚與存恤
應自前日煩苛科歛重役諸般巧細糴買折變香礬
鹽茶之類凡爾疾苦候隨處所申到於民有害並與
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興舉亦見太平之日后讐之異
當使知之合先告諭須至旨揮

河北路

濟州

衛州

相州

磁州

洛州

邢州

趙州

真定州

中山府

永寧軍

深州

祁州

北平軍

河間府

莫州

安肅軍

順安軍

廣信軍

雄州

保定軍

信安軍

保州

霸州

永靜軍

莫州

恩州

青州

河東路

岢嵐軍

隰州

保德軍

憲州

火山府

忻州

遼州

太原府

汾州

懷州

寧化軍

平陽府

石州

平定州

絳州

威勝軍

澤州

隆德府

代州

嵐州

慈州

河陽府

河中府

右下逐處可照驗就便及指揮所轄去處粉壁曉示
管內官僚僧道耆壽軍人百姓比至相次別行措置

規畫以來並仰向化爲業勿謂早不歸降別生疑懼
仍比至正官到任須得自相告諭各務安堵兼河內
州府人民應自来驚移自河南者見於宋國追索遣
回復業若隨處有逃散戶口亦仰逐旋招集着業今
隨處旣歸本朝宜同風俗亦仰削去項髮短巾左衽
敢有違犯即是猶懷舊國當正典刑不得錯失付逐
處准此

天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元帥府與宋書

兵近都城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三日大金骨盧你移賫勃極烈

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
楊天吉等回特沐華音准割黃河東北路州府軍縣
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者當府照
會訖深仰美意見差官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分路交
割去訖今勘會有數州在河內而來書不入交割之
數所索官負及家屬多有漏落係使人理會不盡來
書亦不見分明又不言後約以故兩路重兵已近都
城期在定一今差保靜軍節度使司農少卿楊貞幹
孛董撒離母專往計議所有事宜並已丁寧口諭前
去幸望依從以副從命之言初陽在律善履多祺專

奉書陳達不宣

宋書乞免攻城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
相元帥比者旌旆遠來跋涉勞止嘗通音問未徹聽
聞念和議之已成且使華之先辱再馳微物用表私
衷幸遂免於攻城仍早還於歸騎以示兩朝之信克
成萬世之懽郊野沍寒倍希保愛白

又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
元帥比者累因專使布問想皆呈徹遠來特承書示

備悉勤誠伏自今春國相元帥由懷州收兵還北敦
結和好其於眷厚極用感戴繼因聞於聽任遂生嫌
隙雖自咎悔已無所追是以王汭方行即令馮獬李
若水等如諭交割三鎮及楊天吉撒离母與汭再來
承議畫河亦便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即日就道依
諭前去所以每從來意誠欲休息戰鬪全保生靈不
謂旌旆當此隆冬遠至城下重勤跋涉深所不皇載
念仁人之心必能周全少加矜察以終前惠收還兵
馬不使攻城宗社獲寧民庶安堵其爲恩念何以比
諭感幸之深言不能叙初寒在律倍冀保調白